

徐小斌 著

●《敦煌遗梦》首先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梦。女主人公肖星星远离都市北京到敦煌来圆梦，说是她的敦煌梦已做了二十年。敦煌何以成梦？因为这地方对她有一种「神秘的感召力」。

敦煌遗梦

●爱，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关系的约制、情感的限定，是一种不自由，而好男人与好女人之间的爱，就更彼此投入更大也，更难挣脱的罗网。

●太阳下的鸣沙山完全是黄金的杰作，令所有的雕塑家倾倒但夜晚的鸣沙山却令人无法识破即使最杰出的雕塑家

到来也一筹莫展。它完全属于自然的隐秘属于月亮属于星星属于阴柔之美。



中国当代青年作家
长篇新作丛书

ZHONG GUO DANG DAI

QING NIAN ZUO JIA

CHANG PIAN XIN ZUO

CONG SHU

中国当代青年作家长篇新作丛书

敦煌遗梦

徐小斌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美术学院青年教师肖星星与某研究所实验员张恕邂逅于敦煌莫高窟。他们之间产生了感情,然而,这种感情很快便因另外两个人的出现打破了。一个是医学院的大学生向无晔,另一个是当地的修瑜珈女玉儿。星星在年轻的无晔身上重温了昔日的少女之梦,而张恕则在玉儿那里找到了青春生命。他们从历史、精神之爱走向了生命最纯粹最本质的爱,然而,爱情总是稍纵即逝。他们不幸卷入了当地壁画失窃的阴谋之中:星星远走异国,无晔成了大漠冤魂,只有张恕侥幸返回昔日的轨迹,却陷入了对于人生更深刻的迷惘之中。

小说在敦煌这个神奇的空间展开,宗教神秘、世俗爱情、权力与阴谋,三位一体构成了叙事主体。小说既有很高的文学品味,又有极强的可读性,展示了作者叙事的广阔手法与形式上的高度,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本书获第八届全国图书“金钥匙”二等奖,并被译成英、法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中国当代青年作家长篇新作丛书

敦煌遗梦

徐小斌 著

责任编辑: 翟建文

装帧设计: 宋丕胜

美术编辑: 赵小明

责任校对: 李春月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保定市省印路 102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8 印张 194 千字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11.00 元

ISBN 7-80611-490-4/I·478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徐小斌，女，祖籍南方，生长于北京。曾上山下乡。1982年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为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自1981年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海火》、《敦煌遗梦》、《末世绝响》，小说集《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迷幻花园》、《如影随形》、《蓝毗尼城》等。并有《徐小斌文集》（五卷）即将出版。曾多次获奖。入选《剑桥名人录》及《中国著名女作家传》等。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等文字在海外出版。

序 梦无代用品

● 朱正琳

“现在确实是个代用品的时代，一切都可以代用。”女作家徐小斌如是说。我揣测，或许正是有感于斯，她才写了她的新作——长篇小说《敦煌遗梦》。当然，她的这一断言很容易引起争议。评论家陈晓明先生就委婉地反驳说：“真品，绝对的东西不过是人类乌托邦式的梦想。”我在此并不关心这种带有理论气味的争论，而只想指出，即使相信世上有真品存在只是一个梦，做此梦者却是不乏其人，《敦煌遗梦》的作者大约就是其中的一位。

其实，徐小斌女士未必就讨厌一切代用品。她自己所举的例子中有代替了金属的塑料制品，我不相信她会一概嗤之以鼻。她的锋芒所指，似乎主要是“爱情代用品”。在我看来，这种指责也不无道理，至少道出了现

代都市生活的某种景观。都市中的男女纠葛可谓层出不穷，一概归于爱情这一总标题不免有几分讽刺意味。北京人好调侃，索性给出另一名称，叫做“闹故事”，倒让人于哑然失笑间便接受下来。“故事”是“闹”出来的，跟真的一样却不是真的。其间的关键在于：你尽可无所不“闹”，就是别动真情，因为一动真情，“故事”往往就会“闹”到自己不能把握乃至无法收场的地步，成了命运，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因此，北京人又说，“闹”完了故事你得会“装孙子”——自始至终不能失去那份冷静。

现代都市中人自诩为“自由人”，总觉得眼前机会多多，诱惑多多。他们太珍爱自己捕捉机会、接受诱惑的“自由”，轻易不肯把自己的生活交付给命运。因此，把爱情关系也理解为商业社会中盛行的契约关系，便成了现代的一大发明。相好归相好，可不能用爱的名义把对方捆住，因为我们都是“自由人”。相遇之初就先订一个君子协定，早早为自己设下脱身之计。然而，此类协定虽不乏理论武装，实践起来却困难重重，令人灰心。这是因为，两个人很难同步，喊一声“预备——起！”便同时动情或不动情，同时另有他遇，同时厌倦而意欲退出游戏。往往总会有一个傻瓜动情过深或变心过慢，掉进了爱情的陷阱。于是纠缠便在所难免，使得技巧娴熟的聪明人颇感头痛。或许只有两个聪明人凑在一起，才有可能造成某种爱情代用品——尽得爱情的风光与愉悦却又避开了爱情的麻烦和痛苦？

徐小斌引萨特名言说：“爱是个枉费心机的企图，这个企图就是占有一个自由。”或许正是出于对爱情本质的此类认识，聪明人才对爱情真品“又爱又怕”。可是在我看来，制造“爱情代用品”怕也是一个枉费心机的企图，这个企图就是“保存一个

自由”。害怕并不能抵消渴望，否则连代用品都莫须有；而代用品不能满足渴望，所以才有了梦。梦魂牵绕，自由何在？

《敦煌遗梦》首先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梦。女主人公肖星星远离都市北京到敦煌来圆梦，说是她的敦煌梦已做了二十年。敦煌何以成梦？因为这地方对她有一种“神秘的感召力”。是了，作者为其主人公设置了一个做梦的好场景。代用品充斥的都市早已失却神秘，而神秘则意味着其中藏有真相。敦煌有艺术真品，有历史真迹，抑或还可得人生真谛？佛门圣地，并非只剩下一个“空”字，有色彩斑斓的壁画为证。尽领其色方能尽悟其空，这难道不是佛家教义中的一个简单道理？但肖星星是都市中人，切身的感受却是：色有伪色、空无真空。求真情而不可得，又何从得见真理？于是她梦寄敦煌，怀藏着对爱情真品（或曰“真色”）的渴望，在敦煌“闹”下“故事”，显非偶然。

她首先遇到的男性是张恕。与她一样，张恕也是来自北京，也怀藏着同样的渴望。只是张恕已年届不惑，所以也与她一样有着“又爱又怕”——状类叶公好龙。两个邂逅相逢而又失之交臂，一本书终于未曾打开。彼此则心照不宣：还是那个怕字在做怪。这使人想起海涅的诗句：“他们相互过于了解，所以总设法彼此避开。”——谁不知道我们都已习惯了代用品？张恕后来相继与当地两位裕固族少女偷情时胆子就大得多了，而且“感受到一种巨大的从未体验过的快乐和自由”。他知道，这期间不会有都市人设下的“爱情陷阱”。

第二个与肖星星在敦煌邂逅相逢的男性叫向无晔，也来自北京，却比肖星星年轻许多。人们总爱把纯洁和年轻挂在一起，这位向无晔似乎就因为纯洁而还不知道害怕，对肖星星一见钟情且一往情深。肖星星的爱情梦眼看就要成真，但她还是

“逃”走了，竟一直逃往印度。无晔不知深浅，一脚踏入陷阱，却有幸未为爱情所困。原因很简单：他死了。因一个盗卖文物又栽赃于他的世俗阴谋而死于非命——他死得并不怎么神秘。肖星星不是没有预感到他的厄运，但她更害怕的是自己可能爱上他——按她的话来说，就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还是趁最后一口汤没喝完的时候，散吧。”她走了，走得那么远，乃至许多年后都不知无晔的死讯。爱情的力量看来并不是只能把人拉得那么近，也还能让人逃得这么这么远。

我无意于对一本小说中的某个主人公作道德评价，徐小斌显然也不是想借此作道德讨论。她把场景置于敦煌，并非为了给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烘托某种神秘的气氛。通观全书，不难发现两个主题贯穿交织：一是渴望，二是恐惧。两者的对象看上去是同一的：都指向真品（或真情）。实则后者更为无形。恐惧，通过某种宗教情绪蔓延下来，超出了爱情领域。简言之，是生存与命运令人生畏。应该指出，作者没有滥用渲染之笔。她含而不露地用一层层带有宗教色彩的神秘氛围包裹着一个世俗阴谋，包袱一抖开，似乎那神秘也就一文不值——敦煌也只是个充满赝品的代用品的地方，与都市并无二致。然而，向无晔毕竟横死在那里，肖星星毕竟从那里逃往印度（而不是旧日熟悉的都市北京）。在敦煌，他们没有躲开命运——与命运照面，与命运遭遇，与命运纠缠在一起。短短几个月的经历改变了一切。唯一幸存于旧日轨道的是张恕，意识中却留下一段抹不去的神秘梦幻，与所谓现实生活搅在一起，真假难分。作者在全书结尾处说：“天空是永恒的。天空中永远不会出现昨天的月亮。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张恕的梦幻又是真实的。”于是，实实在在的世俗阴谋倒显得虚幻起来，成了冥冥中物的构成部分。敦

煌遗梦不是一个浪漫的梦，而更像是一个徘徊于生死之间的噩梦。渴望与恐惧横贯始终，让人委实有些透不过气来。逃往印度？那梦也未必就能醒。而梦，是不可能有什么代用品的。

目 录

序	梦无代用品	朱正琳	1
一	如来		1
二	吉祥天女		35
三	“俄那钵底”		65
四	观音大士		100
五	西方淨土变		140
六	我心即佛		172
代跋	不可逾越的生命之轻 ——关于徐小斌和她的 《敦煌遗梦》	陈晓明	209
附录:			
(一)	在智慧的迷宫里徜徉 ——《敦煌遗梦》的结构艺术	张忠志	216
(二)	爱梦难圆	白 烨	226

(三) 当代神话：生命之轻如何托起生命之重

——关于《敦煌遗梦》的对谈

陈晓明 徐小斌 + 229

(四) 如来：五色之光

——我写《敦煌遗梦》

徐小斌 | 240

一、如 来

1

如来，据说是指佛祖所云绝对真理。

藏密传人月称说过：凡如来均为五色之光。

而宗喀巴大师则进一步说：绝对的真理，便是对于这种光的神秘的领略。

很久以来，我一直误以为如来是释迦牟尼的别称。小时候，我指着释迦牟尼像说：“这是如来佛。”

这并没有错。在大乘佛教中，释迦牟尼已成为绝对真理的化身。

小时候，我以为真理只有一个。但后来听哲学老师说，绝对真理是一切相对真理之和。

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加起来就等于绝对真理，这似乎有点儿滑稽。

数学老师告诉我们，非同类项无法相加。

单单是佛教，便有着相互对立的两极真理：佛教基本教义主张修“戒、定、慧”，忌“贪、嗔、痴”；而藏传密宗却认为男女双身修密，也就是佛与相应的性力结合时，才能达到某种境界。

所以如来光分五色，大约便是为了照顾人之观想。

2

张恕的妻子死了。死于车祸。

据说她当时和情人在一起。

这当然使张恕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不过他看起来并不显得特别颓丧，而是一副听天由命的表情。这两年他苍老多了，比一般四十岁以上的中国男人更显得满脸秋色。衰老实际上是从发胖开始的，而发胖，却是因为一种空泛的因循、平庸的侵蚀。这种侵蚀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将一个个活灵鲜鲜的生命慢慢地、舒服地捆住，然后让这生命在最温暖最舒适中慢慢地僵死。

张恕的脸已呈现出僵死之前的灰色。

“人已经死了，你也不要太难受了，还有孩子。”我重复着这时需要的老生常谈。

他冷冷地笑了笑，用粗糙的手指慢慢地摩挲着儿子发黄的头发，“我这两天忽然在想，”他闷闷地说，“人类表达悲痛的方式太贫乏了，除了同样的哭，同样的掉眼泪之外还有什么呢？”

他的话让人有寒冷侵入骨髓的感觉。

“也许在三年前结束对你会更好一些。”我说。

“谁知道呢。我现在相信定数，‘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他的眼光有些游离，“我没有离开她和孩子，这点我至今不悔。”

三年前，张恕有一次神秘的河西走廊之行。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不会回来了，起码，他再不会回到妻儿身边了。

但是，他回来了。像走时一般突兀。

他的妻子王细衣是某省省委第一书记的女公子，人也像名字一样的美丽，而且，是远近闻名的才女。他们还有一个可爱的、乖乖听话的儿子，如今已是十二岁，叫做张古。

所以谁也不明白张恕目光背后的那种寂寞。

当然了，我除外。这并非我精通破译心灵密码的本领。很简单，是张恕本人把一切都对我说了。确切地说，是我被他选中了。我并非他的密友，平时也是忙得要命，难得坐下来侃大山的，但大约正因为如此他选中了我。

“肖星星怎么样？你现在可以和她联系了。”看着他那越来越高的发际，我眼前忽然闪出一条小径。

他摇摇头。小径被阻断了。

“也许是她说得对，好男人和好女人永远走不到一起，永远。所以，不要痴心妄想。”他说。

3

张恕是在敦煌三危山的招待所认识肖星星的。

那是他来到敦煌后的第三天——一个西北少有的新鲜湿润的早晨。那是他几天来头一次听到纯正的北京口音——多少年后他还记得那悦耳的声音。正是这声音使他极端绷紧的神经一

下子松弛了。他好像又回到他熟悉的国度里。

当时那个清亮明快的声音是在和管理员老头讨论全国粮票的事情。

“要全国粮票吗？我这儿有。”他快步走过去。他还从来没那么热情过，熟悉他的人肯定会吃惊。

侧脸对着他的那个姑娘转过头来。当然，他首先看到的是她的眼睛。那双眼睛又大又亮，黑如点漆。许多年之后他才明白他的错误：他不该先看她的眼睛！因为她五官的其他部位都很一般。假如当时他首先看到她的鼻子，或是前额，大约就不会有那种近似荒唐的悸动了。

当时那个姑娘给他的感觉是和那个早晨一样清新。她随随便便地梳着短发，显得很俏皮，一双大眼睛目光清纯地盯着他；鼻尖儿微微上翘，（这种可爱的小翘鼻子在中国女人中是很少见的！）丰满的嘴巴像一朵暗红色的玫瑰花苞；脸上的皮肤晒黑了，还撒着星星点点的雀斑，可是从脖颈到锁骨裸露的地方却白得耀眼。她上身穿一件宽松的白色全棉T恤衫，下面是一条牛仔短裤，服饰简单而毫无修饰，个子不高却浑圆饱满，富于弹性，当晨风高扬起她头发的时候，她全身似乎都沐浴在青春的光照里。

在他眼里她很特别。自始至终都很神秘。当时她用那样一种文质彬彬的口气跟他说话：“您有全国粮票？……哦，太谢谢了！”他觉得这种口气和她很不相称，她似乎应当更活泼更明快更直截了当。但是，她竟然把这种口气维持到最后。是的，她对始终保持距离，也绝不给他越雷池一步的机会。

大约正是这种距离使她变得神秘和美，使他从不曾对她失望。这大约正是她的狡黠之处。

“什么时候来的？”他把全国粮票从破旧发硬的钱夹里费劲

地掏出来，用拈围棋子的手势夹着递给她。

“昨儿晚上。”她笑着接过去，“没想到这儿还住了个老乡，太好了。”

“要粮票干吗？招待所食堂不收粮票。”

“不想吃食堂。拿粮票买粮食，自个儿做饭吃。”

张恕笑了，“你是搞什么的？”

“画画的。看过‘半截子美展’吗？对那半个牛头有印象吗？肖星星。”她一笑眼睛就眯成两道缝。

“啊——画家。”他迟疑地说。他是看过“半截子美展”的，也记得肖星星这个名字。不过他好像记得那作为画家的肖星星已经近三十岁了，并不能和眼前这个生气勃勃的女孩对上号。

“您是什么家？”肖星星的眼睛亮晶晶的。

张恕笑了笑：“什么家也不是，连干活的地方也没了。到这儿来，想见识见识莫高窟。”

“辞职了？”

“嗯。”

“好大的魄力。我也想这么干，想了好几年了，可始终没敢。”她说话的时候总喜欢拿着旅游帽不断地扇，先前他以为是热，后来才知道那纯粹是一种习惯。

“看你可不像不敢的人。”

“是吗？糟就糟在这儿。我这人看起来胆子很大，可其实胆小得要命。好了，很高兴认识你。我得买粮食喂脑袋了。”

“我这儿还有两袋方便面。”

“不必了，我不爱吃那玩艺儿。”她早已走出好远。他对她的走路之快非常奇怪，她很丰满，但步履却轻盈得像是在飞。声音也有一种特殊的韵味，他猜她一定会唱歌。

那时张恕已年近不惑。他的历史也和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一样，少年时他活得很认真，在那个狂热的年代，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他去了七次，却一直为了那一次的缺憾而悔恨不已。是大串联改变了他。他书包里揣了三十块钱便跑遍了全国各地，他的心跑野了，跑散了。他懂得了什么叫做贫穷和愚昧。在恶臭难闻拥挤不堪的车厢里，他长时间的木头似的站立着。回来之后他不再革命，甚至也不再说话，就那么沉默着，从容不迫地到派出所销了北京户口，然后在晋北的一个贫瘠山村沉默了整整八年。回城之后赶上高考制度改革，许许多多的老知青都争相去挤这趟末班车。但他没有，他像这些年来面对许多事情那样，远远地观望着，看着那趟末班车超载着从眼前开走。

但他也并非一事无成。按照许多朋友的说法，他颇有艳福，妻子便是“自投罗网”的。不仅仅漂亮能干，最重要的，还是省委第一书记的女儿。这简直令人刮目相看了。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沉默寡言的他是怎么把这样的女人搞到手的。自然，从外貌上看，他是相当有魅力的，身材高大，毛发浓密，皮肤黝黑，容貌端正得无懈可击。尤其是那种不可动摇的冷峻气质，据说是前些年女人们最抢手的“深沉型”。只是，第一书记的女儿很快便发现“深沉”不能当饭吃。她嫁了一个百无一能，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老公。坏就坏在他们很快便有了孩子，悔之莫及。王细衣开始摆脸色，摔东西，继而恶语相向。她到处玩乐，把孩子扔给他。他沉默着担起教养孩子的全部责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成为一个尽职尽责的“男阿姨”。连脚被开水烫伤的那几天，邻人们